

情场眼色

□李月亮

他陪客户吃饭回来,笑吟吟地对她说:今天我们找小姐了。她很惊讶。他说,哎呀,客户吃了饭就要去夜总会,难道人家是想跟我们几个老爷们玩儿?我们一看没办法,就喊了几个小姐。那些小姐也真不含糊,一来就坐人大腿上,在你身上乱摸,我可招架不住,借口上厕所溜回来了。

她半信半疑。下一次,他又说陪客户去酒吧,她便偷偷跑去查岗,结果发现,他正坐在一群女人中间,左拥右抱,跟这个喝酒,跟那个亲热,样子极猥琐。反倒是那些客户,规规矩矩的没什么出格的举动。回来以后问他,他解释说,那些客户第一次去,放不开,为了让大伙尽兴,我只好身先士卒了。

谈情说爱

□童卉欣

很多人收过这样的短信:你想知道他(她)的行踪吗,想知道他(她)的心理动向吗,回复1532 X X 41 X X X,本公司将为您提供他(她)24小时的手机记录、短信分析……部分人视为无聊垃圾,立马删除,想来也不乏某些男女眼睛一亮,恋爱中想要彻底把握对方的心意归属,是人之常情。

这样做的,常常是没把握之人。

亦舒的小说《喜宝》里,貌美如花的青春女喜宝,年轻得和男主角

素以为约

□陈家萍

17岁的吉纳维夫·拉伯特作为校杂志记者采访毕加索,坦言不理解他的画,他被大语大激怒:“难道你们理解薯片的语言吗?”应答可谓经典,尖锐,不乏机智。

荣任毕加索“关门情人”的拉伯特现已80高龄。她出售20多幅毕加索素描作品,床上裸体、泳装、婚纱照……封闭半个多世纪的忘年恋如旧日沙尘漫天抖扬。有一张素描,曼妙的少女的脸与年迈的情人的脸纠缠一起,立体地表现出爱情的缠绵。

“被女人宠坏的暴君”毕加索的情人有一加强连吧。情人几乎都成了立体派代言人,换言之,皆被他以艺术的名义“肢解”。唯有费

第三只眼

57分美人儿

每一段感情,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,都包含着喜欢、怜惜、互相拥有的安全感以及朝夕相处的气味相投。

□叶倾城

小女儿儿,是不是都对相貌高度关注?我只知道我女儿小年是那样。我自己呢?我的老记忆,用了这么多年,像磨损过度的硬盘,好多文件都丢失,我真记不起曾经五岁的我是什么样子。

总之,小年一向觉得自己是最美的,但有时也不免向我求证:“妈妈,我长得漂亮吗?多少分?”

我毫无疑问地答:“100分。”

她不甘心,又问:“其他小朋友呢?”无比较,则分数无意义,否则万一人均100分呢?

我内心斗争取舍了一下:“99分吧。”补充道:“对于他们的妈妈来说,也都是100分。但因为我是小年妈妈,所以,小年是100分,他们统统只能99。”

她满意了,却突然问:“妈妈,你小时候多少分?”

我一怔,眼前一列黑暗火车无声驶过,倚窗有个灰灰土土的身影,是永远的丑小鸭自己。好汉不提当年勇,何况并无当年勇可

若爱过必留痕迹

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。他说去唱歌,结果是带女同事去开房了。说出差,其实是跟前女友旅行去了。每次被她揭穿,他总能找到天衣无缝的解释,信誓旦旦,一脸的真挚,一脸的无辜。她一次次信任,一次次被伤得更彻底,终于在痛彻心扉之后,离开了他。

她家人一直反对他们交往,好不容易分手,她妈长舒一口气说,闺女,现在咱从零开始,妈帮你找新的。

找新的,说着容易,找着也容易。她长得好看,一副清纯相,很容易让男人一见倾心。她也是下定决心要从零开始。可是面对新男友,她总疑神疑鬼,怀疑他说的每一句话,担心他背地里的所有行踪。新男友其实是个挺本分的

不恋克格勃

的女儿一般大,被男主角深不可测的财势“征服”,然而毕竟鬓发斑白和锦瑟年华不相称,钻石的光泽没能闪过年轻男子肌肉上的汗珠,喜宝还是移情别恋了。

和年轻帅哥交往的过程中,她惊惧地发现,她的一举一动全在老男人指掌之间,他提供给她保姆、司机、秘书、园丁,也许还有殷勤的名店导购,每一个都可能是他的眼线……和老男人财势同样深不可测的,是老男人的手段与心机。

和这样的人物恋爱,终究可怕。

解读毕加索“薯片”的女人

尔南德·奥立维与欧嘉·科克瓦洛逃过这场艺术劫掠。

费尔南德头巾结子纤毫毕至,橙黄衣、橙背景,鲜明柔和,是自他心底流出的最初温情。费尔南德是毕加索的粉红女郎,是烙在心口的初恋朱砂痣。纵酒寻欢、恶作剧、吸食鸦片……带着年轻的狂热与孩童的猎奇心理,可称一对作乐黄金搭档。费尔南德,飘向毕加索画布的绯红,开创“毕加索的粉红色时代”,我总试图在《弹曼陀铃的少女》及《亚威农少女》中寻觅她轻情的身影。

欧嘉是毕加索“忠贞的妻子”。她坐在沙发上,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分戳颧骨和额头,颌首凝思,天空般

男人,被她无休止的猜疑搞得不胜其烦,只好提出分手。

妈妈又急又气:不是每个男人都那么混蛋,你干吗这么不信任人家?她也很无奈,终于明白,那个男人在她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,就算跟他断了再彻底,自己也不可能再从零开始了。

很多男人喜欢说,兄弟如手足,女人如衣服。但对女人来说,爱过的男人绝不会如一件衣服般可以随意脱换。女人的心是水做的,太容易被塑造,她经历的每个男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她。就像人吃进胃里的每一样东西,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。

有最新调查显示,“高富帅”的男人择偶首选“甜素纯”——长相甜美、外形素雅和内心纯洁,据

尽管他别无二心,要求的也只是你的别无二心,尽管他把全世界捧奉到你手中,可一想到倚靠着的亲吻着的是个如影随形的克格勃,身处豪宅也难免如临冰窖。奢靡繁华带来物质的解脱,也可能是心灵的枷锁。

如果尚没有雄厚的财势,不论男女,就更不必有那般雄厚的心机了。

奈何通话记录,针孔摄像,IP跟踪,私家侦探,沟通的QQ成了优等的刺探工具,情人节变身“擒

幽广的蓝装,玫红的围脖,光洁优雅的额脸,脖子与臂圆润如玉,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风情,极静极净,通身古典的静美。我看着她,不觉点头。唯有这种有着极强静电电流的女人方能统摄住男人狂野的心。

46岁的毕加索火车上邂逅二八少女德雷莎。德雷莎脸是标准苹果,却以葡萄紫打底,勾人食欲的色调。鼻如牙刷,乳房如橄榄球,右臂如自来水管——整个日用品小杂铺。她不过是饮食男女的“女”。我真诧异,她怎甘心被如此物化?

婚姻告危机。两年后,他竟将女人头像作为软性武器,向情人大发连环炮。男人的才华若用来对付女人,尤其是自家女人,尤其是过错方恰是自己,那么就太不男人,太

说这样的女人更能给男人安全感和归属感。显然,有太多经历的女人是无法满足最后一个标准的。而与之相呼应的是去年一项有20万人参与的择偶调查,在男性择偶标准里面,“处女”赫然上位,排在“爱做家务、厨艺好”前面。就是说,在“经历单纯”和“勤劳贤惠”之间,大多数男人宁可选择前者。

不能否认,仅从生理条件来说,女性在社会上打拼的能力是低于男性的。所以女人择偶,通常只要能保证现世安稳就够了,而男人在此之外,通常还要考虑子孙万代。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女人安分守己、单纯贞洁,以保证自己子嗣的纯度。所以,一个劣迹斑斑的男人,一旦痛改前非,只要他有

人节”绝佳时期,科技和社会的迅速发展,也为平凡大众提供了“揭人老底”前所未有的便利。

只是,被揭的这个人若是我们曾经深爱的人,何忍这样做?这个人,是我们欲将得到的人,怎敢这样做?将一沓“铁证”摔在对方面前,终于撕破了最后一层脸皮,男人愤然离去,女人泪如雨下,只从未听说,后来俩人还有花好月圆的结果。

爱之,则信之,如若不信,有了动摇,这份爱亦早不复当初的质地,除了感慨一句“人生若只如初

画,大有不将其钉在耻辱柱上决不罢休的咄咄气。盖世才华再次沦为发泄邪恶的凶器,如淬了剧毒的剑直指弱女的咽喉。见血封喉啊。男人恶毒起来,爆发力、杀伤力皆过于妇人。

方斯华姿·吉洛横空出场。他赋予她的形象更离奇:似孩童笔下的盆花,又似蜻蜓,脸似花仙子,四肢被抽象为叶片,也像即将凌空的翅羽。

35岁的雅克琳娜以决绝的勇气出任80岁的毕加索的第二任妻子。幽蓝的碧空有花绽放,绿的叶,白的花苞,她脖如长颈鹿。以黑为底色的上装海鸥在飞,侧身端坐于一片红云……

毕加索和诸多情人们,谁成全谁,谁毁灭谁,不言而喻,却又扑朔迷离。这是一道复杂的加减乘除算式,正如他的画作,你能精确说出立体派、现实主义、超现实主义的比重吗?沉溺、相融,便是境界吧。

毕加索和多拉·玛尔反目为仇,又抛出杀手锏,创作以她为原型的悍妇形象,一年内他以恶搞为能事,三分之二作品为以她为原型的畸形女人,他用这种阴暗的方式从精神上虐杀她,想象怒鞭抽打她的快感且涂抹于

小年对我说,是100分,虽然我对她,只有57分。但,这已经是她能给出的最高分了。是的,爱我的人觉得我美。这把年纪,还能有这分数,我非常知足。

往回,小年会挑剔我胖,不认同我鞋跟的高度,指责我裙子的花色:“你还当自己是小姑娘呀?”她是枝头初生嫩叶,赭红里面透着浅淡碧意,把去年的旧叶衬得更加灰头土脸。但她,不会认为我难看——就像,我从来没认为我母亲难看一样。

爱与美,其实是通假字,爱她,一定觉得她美。每一段感情,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,都包含着喜欢、怜惜、互相拥有的安全感以及朝夕相处的气味相投。对我笑的容颜,最可爱;抱我的双手,最甜美;我爱的人,就是美人儿。

